

世界奇书文库



癌病房
(上)

SHIJIE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奇书文库

癌病房

(上)

〔俄〕索尔仁尼琴 著

王 印 译



第十八章 墓道的入口

滚动起来的铁环或自行车只有在运转中才能保持平衡，停下来也就倒掉了。男女之间的游戏也是同样的道理，开了头就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求得继续的存在。要是今天与昨天相比没有丝毫进展，游戏就做不下去，该结束了。

奥列格终于等到了星期二的晚上，因为这次轮到卓娅值夜班。他们玩的色彩绚烂的铁环一定得滚到比上一个夜班和星期日白天更远的地方。他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促使铁环运转的推动力，并且感觉卓娅同他一样劲头十足，因此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等候着她来接班。

他知道卓娅将从哪条曲径上来，于是就去小花园里等候迎接她。他在那里抽了两支马合烟卷，后来想到自己穿着女式晨袍的样子一定很傻，与他希望给卓娅留下的印象根本完全不同。况且这时天也黑了。于是他返回楼房，脱去晨袍和靴子，换上睡衣，站在楼梯旁边。他尽力把他那根根直立的头发压平了些。

她又是快要迟到时才来到医生更衣室里，搞得她心里着慌。但看到了他，卓娅一下子扬起眉毛，并不觉得诧异，而是表示就该这样，她也料想到会在这里楼梯旁边碰到他。

她并不停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怕落在后面，便抬起长腿和她并排上楼，而且一步两级楼梯。现在他这样做并不费力。

“怎么样，有什么新闻吗？”她边走边问，好象把奥列格当成了她的副官。

新闻？最高法院大换班！这就是真正的新闻。但要经过多年训练才能理解个中奥秘。而现在卓娅所需要的却不是这个。

“我给您想出了一个新名字。我终于知道该怎么称呼您。”

“是吗？那告诉我该怎么称呼？”她在答茬儿的同时相当利索地顺着梯级爬楼。

“边走边谈这么重要的事不太方便。”

他们已经来到楼上，在最后几级梯蹬上他还是落在她后面了。他



望着卓娅的背影，觉得她的腿不那么纤巧，似乎有点粗。不过，好在这两条腿跟她壮实的体态特别相称，还有一种奇特的韵致。不过，象薇加那样轻盈的细腿子，当然是别有另一番意境。他自己也对自己感到诧异。过去，他从来不想也不看女人的腿，觉得那样做简直庸俗至极，无聊透顶。他对女人从来都不评头品足。他爷爷会说这是求雌狂。但是，俗话说：肚子饿的时候就该吃，年轻轻的时候就该爱。不过奥列格年轻时把什么都耽误了。现在，他就象秋天的草，急不可待地吸于土地的最后几滴汁水，免得以后后悔夏天没有喝足，奥列格重返生活时间并不长，才开了个头，而他却已过了盛年。他非常急于见到女人，恨不得吞她们下去，那是种不便明白告诉她们的那种意义上的“吞噬”。他多年没有看见女人，更没有接近过她们，听不到她们的话声，都忘了女人的音色，因此他比别人敏感女人身上有有什么。

卓娅接班，立刻象一只陀螺那样，围着她的小桌子、医嘱单和药品柜不停转将起来；接着又很快地象一只陀螺那样飞进某一扇门。

奥列格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发现她可以歇息片刻，立刻出现在她面前。

“整个医院里就没有别的新闻了吗？”卓娅边划破一只只安甬边用她甜美的声音问道。一只电炉在旁边煮着针筒。

“喔！医院里今天有件非比寻常的大事。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来病房巡视。”

“是吗？好在不是我值班的时候！……怎么样？他拿走了您的靴子没有？”

“倒没有把靴子拿走，却发生了一场小冲突。”

“怎么回事？”

“总起来说，这场面相当壮观。一下子涌进来包括各科主任、主任医师、住院医师在内的大约十五件白大衣，有几件我以前未曾见过。院长象饿狼扑食似地打开大家的床头小柜。但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我们事先已经得到秘密情报，早就作好了准备。他皱紧眉头，相当不满。这时恰巧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向他汇报我的情况，她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她在摘读我的档案时……”

“什么档案？”

“哦，应该说病史，我老是搞不清楚……。她在摘读病史时，提



到了头一回下的诊断，不小心就是无意间说出我来自哈萨克。”

“‘什么？’尼扎穆丁说。‘不是本共和国的？我们自己床位还少得很，难道还得给外来人治病？马上让他出院！’”

“要是这样说的话，那么，病房里一半都是‘外来人’！”

“当然，他只不过是挑我的刺儿。然而我想不到的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竟然挺身而出，象一只老母鸡保护小鸡那样，为我说话：‘这是医学上一个复杂的病例！对我们得出根本性的结论是非常重要的……’听到她为我仗义执言，简直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我最近还自己要求出院，与她争吵不休，惹得她大发了——通脾气。我只用得着对尼扎穆丁哼儿哈儿胡乱回上几句，到不了中午我就已经不在这里！现在您就见不到我了……”

“这么说，您是为了我才没有哼儿哈儿喽？”

“这还有假？”科斯托格洛托夫压低嗓门。“您没有把家里的地址留给我，让我上哪儿去找您？”

可她仍在那里忙来忙去，确定不了她是否相信这话。

“我怎么能使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难堪呢？”他接着说，声音高了一些，“我坐着，象个木头人地不说一句话，而尼扎穆丁冲着她嚷道：‘我马上到门诊部就可以给您弄得五个都不是外来人的而且象他这样的病人来！让他出院！’这时我可能干了件蠢事，白白丢掉一个离开这里的如此好的机会。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象挨了打似地眨巴着眼睛，没话可说，我觉得她怪可怜的。我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清清喉咙，用平稳的语气问：‘我是从生荒地来的，你们怎么能打发我走呢？’

“‘啊，是垦荒工作者！’这可把尼扎穆丁给吓坏了，他竟然差点儿犯了一个政治性错误！‘我们的国家愿为垦荒者提供一切，毫不吝惜。’然后就走了。”

“您可真有一套，”卓娅摇摇头说。

“卓娅，我过去不是这样的，身上许多特征都不是原来有的，而是在劳动营里形成的，这张脸皮也在那里磨老了。”

“那么嘻嘻哈哈的态度也是从那里来的？”

“怎么不是？我失去的太多了，让我对各种损失都习以为常，就变成嘻嘻哈哈的了。我觉得很奇怪：在这里，亲人见面时总是哭哭啼



啼。又不没收他们的财产，没人遭流放……”

“这么说，您还能在这里住一个月？”

“呸！希望不要被您的毒口言中……。但可能还要住上一两个星期。这下可好，我好象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立下了忍受一切的保护书……”

卓娅给一支针筒灌满了经过加湿的注射液，然后一转眼走开了。

今天她面临一个令她不知如何是好的难办的问题。根据最近的医嘱，她也得给奥列格注射一种针剂。按规定针应该打在身上通常最经得住折腾的部位，可是目前他们的关系正处于非常微妙的状态。同奥列格一样，卓娅也不愿意提早结束游戏，把这种微妙状态搞糟，她也想让铁环滚上一大段路程，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密切到可以很自然地这样做时，她就可能以新的姿态给他打针，而现在她不想前功尽弃，这针也就没法儿打了。卓娅回到桌旁，边给阿赫马章准备同样的一针，边问：

“怎么样？您打针的时候老实吗？不会踢人吧？”

居然提这样的问题，而且是提给科斯托格洛托夫！他一直在等待表白的机会。

“卓娅，您知道我的信条。我始终认为在可能范围内针最好不好。跟图尔贡最妙：他老是在找机会学下象棋，我跟他商定。他赢了，就打，我赢了，就不打；而我即使让他一只车也能赢他。可是碰到玛丽亚，这一套就不灵验了；她照例面无表情地拿着针筒走过来。我试图说几句笑话，她马上把我的话打断：‘病员科斯托格洛托夫！褪去衣服准备注射！’她从来不说一句有人情味的题外话。”

“她恨你们。”

“恨我？”

“所有的男人她都恨。”

“根本说来，这大概有道理。现在来了位我不善于与她打交道的
新护士，过些日子奥林匹亚达回来就更麻烦，她是绝对不可能让步的，哪怕半步。”

“我和她一样！”卓娅说着量出两西西针剂。不过她的语调并不象她想的那样坚决。

她去给阿赫马章打针了。又剩下奥列格一个人呆在桌旁。



另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理由使卓娅不愿给奥列格打这针：针剂的作用。从星期日开始，她就一直在想是不是要告诉他这个。

要是他们闹着玩儿的事情成了真，怎么办？要是这一次不是以灰溜溜地拾起散落在屋子里的衣服而告结束，而变成长久的关系，卓娅当真决定为他做一只小蜜蜂，到他的流放地去，那么，指定给奥列格注射的针剂也就关系到她，而不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

而卓娅是不同意给他打针的。

“怎么样？您是不是勇气十足？”她带着一支空的针筒回来，十分愉快地说。“病员科斯托格洛托夫，褪下衣裳准备打针！我立刻就来！”

但他坐在那里望着她，从他眼睛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病人。他们已经开始心心相映了，同她一样，他脑子里根本没有打针这一说。

他只是望着她的眼睛，望着她那双微微暴突的、象要夺眶而出的眼珠子。

“卓娅，我们到其他地方去，”他低声嘟囔道。

他愈闷哑的声音愈显得卓娅的嗓门清脆。

“其他地方？”她觉得奇怪，就笑了起来。“去城里？”

“到医生房间里去。”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卓娅，卓娅完全吸收了他的视线，用没有一丝儿逗弄意味的语气说。

“不行，奥列格！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毫不理会：

“走！”

“对了，”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得灌满氧气袋给……”她朝楼梯那边摆摆手，大概还说了病人的姓名，但是他没有听见。“然而氧气筒的开关太紧了。您帮我一下忙。走。”于是奥列格跟在卓娅后面，下一段楼梯来到转弯的平台上。

那是个不知是一向这样瘦小还是被病魔啃蚀得这般模样的肺癌患者，他的情况糟透了，面色腊黄。医生来巡诊时已不跟他谈话，连问也不问一下。他坐在床上，急促地吸着氧气，能够听到他胸中啾啾作声。本来他的病情就坏得不行了，可今天又恶化了，连外行也能看出来。他已经吸光了两袋氧气。



他目前的状态糟糕透顶，他已经觉不了经过或走到他眼前的任何人。

他们从他那里拿了一只空袋，继续下楼。

“你们对他采用什么治疗方法？”

“不用什么方法。他的病动不得手术。爱克斯光也毫无效果。”

“你们一律不打开胸膛？”

“在本市从来没有打开过。”

“那么他只有死路一条喽？”

她点了点头。

这时被锁了起来的一条走廊里竖放在高高的氧气筒。就是爱克斯光治疗室外的走廊，也就是当初甘加尔特安置垂死的湿淋淋的科斯托格洛夫的地方。这个“当初”离现在事实上还没有三个星期……

他们只打开一盏电灯，这样就使放氧气筒的墙壁突出部分后面有一个沉浸在幽暗之中的角落。

卓娅的身量比氧气筒低，氧气则比奥列格低。

她把氧气袋的阀门和氧气筒的阀门对接上。

他站在后面，闻着她从她帽子下面露出来的头发的气息。

“就是这个紧得要命的开关，”她埋怨道。

他的手按到开关上，一下子就拧开了它。听得到氧气输入袋中的轻微的刺刺声。

接下来，卓娅原来拿着氧气袋的一只手的腕子被奥列格原来按在开关上的……一只紧紧扼住，这不需要任何理由。

她注视着逐渐膨胀的袋子。没有打颤也不觉得惊讶。

于是他的手从她的腕部朝上滑向胳膊肘儿，滑过上臂，滑到肩膀。

这是明显的侦察，可对他俩说来却是有必要的。这是核实一下对方是否对说过的话全都理解正确。

是的，全都理解正确。

她仍然注视着氧气袋，他用两个指头挑动了一下她额前的刘海，她没有退缩更没有抗拒。

于是他用力搂住她的肩胛，让她整个身躯靠向自己，他终于够到了她的两瓣嘴唇，曾经向他那么频繁地笑、叽叽喳喳说过那么许多话



的嘴唇。

他接触到她的嘴唇，发现它们绷得紧紧、迎合着他的嘴唇，似乎一直准备着，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只需这一瞬间的工夫，一切全明白了。刚才他还忘了嘴唇有许多种，接吻也有各种各样的接法，一个吻跟另一个吻能有天壤之别。

但这个吻以轻轻的一啄开了头，却延续为紧紧的拥抱、长久的粘合，而且欲罢不能。怎么要作罢呢？嘴唇互相贴在一起，能够永远保持这样的姿势。

但经过一段时间，或许是过了两个世纪，嘴唇还是分开了，奥列格这才近看着卓娅，并听到她立刻问：

“你接吻的时候为什么闭上眼睛？”

他闭上了眼睛？他可不知道哇！他并没有留意什么。

“你是不是把我想象成另一个女人？”

另一个什么人？他也不记得谁……

他们的嘴唇又贴在一起，就象潜水者刚喘过一口气，然后又钻入水底去采一颗埋着很深的珍珠那样，但这一次他留意到自己的眼睛确实是闭着的，便随即睁开来。离他如此近，近得无法想象，他看到她的两只如同猛禽觅食似的黄褐色的眼睛。

她抿紧嘴唇接吻，依然熟练而自信，一点儿不肯松弛，还略略摇晃着身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到，好像是要根据他的眼神看他几次长吻后的反应。

忽然，她的眼睛瞟了一下旁边。她猛然脱将出来，并且叫了一声：

“开关！”

我的天哪，忘了开关！他连忙用手按在开关上，迅速拧紧它。

氧气袋竟然没有爆炸！

“这就是接吻的结果！”卓娅气急败坏地说，还没来得及调整好呼吸。她的帽子被弄歪了，刘海也被扯乱了。

可是他们的嘴不由自主地又贴在一起，每个人都想把对方吸得一滴也不剩。

可能有人能透过走廊口装的玻璃门看见从墙壁的突出部分后面支起的两只胳膊肘儿：白皙的卓娅，微红的奥列格。不过，管它的！



空气终于重新进入肺部。奥列格撑住卓娅的脑勺子，仔细看着她的脸，说：

“卓珞冬契克！这才是你的名字！卓珞冬契克！”

她蠕动嘴唇模仿着。

“卓珞冬契克？……庞契克？……”

还可以。不错。

“你不害怕我是一个犯人、一个流放者……”

“不，”她摇摇头，显得有些轻率。

“也不嫌我老？”

“你哪儿老？”

“不嫌我有病？……”

她把前额偎在他胸前，就这样站着。

他把卓娅搂得紧紧地，他一直试图把放着沉重的尺子的那两只椭圆形温暖的支架也紧紧贴在他的身上，说：

“您真的愿意到乌什—铁列克去？……我们结婚……在那里盖一所小房子。”

看来这一切是她的蜜蜂本性的组成部分，也恰恰是她继衣服散落在房间里之后，盼望的稳定的、建设性的续篇，也正是她所期待的下文。她紧紧偎着他，满心都感觉到他，并且满心都期望得到解答：是他吗？这一切注定要从他那里得到吗？……

她踮起脚，又一次用臂肘搂住他的脖子，说：

“奥列格！你可知这种针剂的作用？”

“什么作用？”他的面颊和她的腮帮子不断地摩擦。

“打这种针……怎么告诉你呢……。它们的科学名称叫做激素疗法……。它们是交互使用的：给男人注射女性荷尔蒙，给女人注射男性荷尔蒙……。据说这样能够抑制转移……。但你可明白最先受到抑制的是什么？”

“什么？我不明白！不完全明白！”奥列格顿时紧张起来，面色和声音都变了！刚才他抓住她的肩膀时心中充满柔情蜜意，而现在却好象要从她身上抖出真相。“你说，你说呀！”

“最先受到抑制的是……性的能力……在交叉次生特征出现之前甚至就会发生。大剂量使用时，男人会隆起乳房，女人会长出胡子



……”

“等一下！奥列格这才有些明白，不由得吼叫起来。是怎么回事？”“你是说那些针剂？就是现在准备给我打的针？这种针怎么样？会抑制下去一切？”

“还没到把一切都抑制下去的地步。里比多会保留很久。”

“什么是里比多？”

她轻轻掠了一下他的一绺额发，正正地看着他的眼睛，说：

“就是你现在对我产生的感觉……欲望……”

“欲望还保留着，但是能力丧失了，是吗？”他象当头挨了一棒，急急地追问。

“能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以后欲望会慢慢减退。你明白吗？”她的一个指头在不停地抚摸着他的那条疤痕，抚摸着今天刚刮过的面颊。“因此我反对你打这种针。”

“好——哇！”他终于定下神来，挺直身躯。“好——极——了！我早就觉得她们在捣鬼，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想痛骂那些个，不，所有的医生一顿，骂他们根本不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竟然任意摆布。但忽然想起了面庞满怀信心，容光焕发的甘加尔特，昨天她曾是那么友好热情地望着他说：“对您的生命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拯救您的生命！”

原来薇加指的是这个！难道仅仅为了保他的命，她就不惜用欺骗手段把他引向那样的命运？她这是好心吗？

“你以后是否也会这样做？”他斜着眼睛看着卓娅问。你在学校应该这样学的：‘生命是人最宝贵的东西，对我们只有一次’，是不是？那就是说，为了抓住生命可以不惜任何代价，是吗？”

其实他何必指责她呢？同他理解的一样，她也认为要是缺少这个，活着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今天，她单凭两瓣贪婪的、火样的嘴唇就载了他凌空飞翔在高加索山上。现在她就站在眼前，嘴唇也在！得趁这股里比多还流动在他腿上、腰间，赶紧接吻！

“……那么，你可不可以给我打一种能够起到相反的作用的针？”

“那我就从这里被撵走……”

“有这样的针吗？”

同样的针剂，不交互使用就行……”



“听着，卓洛冬契克，我们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已经换过地方。现在得回去了……”

“去医生房间里，去！……”

“不行，那里有一个工友，而且进进出出的都是人……。况且，天还没有黑……”

“那么夜里……”

“别着急，奥列格！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明天了……”

“还要什么连里比多也没有了的“明天”？……不，不能让这个发生。谢谢你，卓娅，会有里比多的，是不是，啊？会有里比多的……。你赶快想一个主意，我们找一个地方去！”

“奥列格，无论如何也得为以后留一点余地……。别着急！……得先把氧气袋送回去。”

“对，把氧气袋送回去。我们立刻送去……”

……

“……立刻送去。”

……

“送去……立刻……”

他们一起捧着一只膨胀得象足球的氧气袋上楼去，一个人移步时的震动都通过氧气袋传给另一个人。

这就好象手拉着手一样。

那个胸廓干瘪、面色腊黄、瘦不拉叽的肺癌患者依然坐在楼梯平台的通道床位上，被好多枕头簇在中间，旁边匆匆经过一些一天到晚忙于自己事情的病人和健康人。他已经不再咳嗽，而是用脑袋撞着弓起的膝盖，在他的前额看来，膝盖或许犹如一堵墙。

他依然活着，而他身边却没有一个活人。

或许今天就是这个被抛弃的、渴望怜悯的奥列格的弟兄、同类临终的日子。要是奥列格坐到他床边去陪他一夜，可能会减轻他最后几个小时的痛苦。

但后，他们把氧气袋给他后就走了。这只装着垂死者最后几西西空气的氧气袋，只不过是他们一个到无人处去偷偷接吻的借口而已。

奥列格跟在卓娅后面上楼去，象被一根绳子牵着。他考虑的并不是背后那个垂死的人，而是在考虑，怎样才能说服这个姑娘、这个女



人、这个娘们跟他一起去无人之处。

他原本已经不记得那是什么滋味，现在重新领略到嘴唇被热吻揉皱，直至变得毛糙的酸痛感。象青春的血液流遍他的全身的感觉。



第十九章 与光速接近

并非所有的人都管妈妈叫妈妈的，特别是有别人在场时。十五岁到三十岁的男性常常觉得叫妈妈怪难为情的。不过，扎齐尔柯家的尤里、鲍里斯和瓦吉姆从来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他们一致爱自己的妈妈，不管是父亲生前还是被枪决后，而且失去父亲后更加爱妈妈。三兄弟年龄相距不大，在成长过程中几乎不分长幼，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从未使他们的寡母伤心难过，都积极肯干，也从不沾染街头不良习气，她每两年要带他们全体上一次照相馆，以后有了照相机就自己拍。一张张的相片相继放进家庭照相簿：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妈妈。母亲淡黄头发、白皮肤；三个儿子却都是黑头发，可能是继承了他们的曾祖父——一个土耳其俘虏。别人是不会清楚地分开谁是谁，哪个是哪个。每照一次相，他们都明显地壮大、成长，赶过妈妈；而她则在慢慢地变老，但为有这样一部记载自己生平的活的历史而感到自豪，面对镜头总是挺直腰板。她是本城一位非常出名的医生，曾赢得许多奖状、鲜花和表示谢忱的蛋糕。可是，就算她平生没有一件有益于公众的事，单是抚养大这样三个儿子就已经不枉一个女人的一生。三兄弟进入同一所工科大学：老大毕业于地质系；老二毕业于电机系；老三刚从建筑工程系毕业，妈妈就和他住在一起。

这样的生活到得悉瓦吉姆患病嘎然而止。星期四她几乎赶到这里来了。星期六收到董佐娃的电报，说是要用胶体金。星期日电董佐娃，说自己到莫斯科去想方设法弄这种东西。星期一她到了莫斯科，昨天和今天想必在求见部长或跑其他一些重要部门，请求他们看在牺牲的父亲份上从胶体金储备中拨一点给儿子。

然而瓦吉姆自己为这种求爷爷、告奶奶的做法作呕，感到屈辱，哪怕相距千里。他厌恶所有找熟人、走后门、吃老本的行为。连妈妈给董佐娃发了一份请她关照的电报就叫他受不了。他宁愿面对癌症这样狰狞恐怖的死神也不愿享受任何特权，尽管活下去对于他是那么重要。不过，对董佐娃作了一段时间的观察以后，瓦吉姆很快就清楚地

知道，就算妈妈不发电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也会花工夫关心他。只不过那样的话，董佐娃就不会发电报告之胶体金的事。

现在，不管妈妈是否能弄到那种胶体金，她都一定会坐飞机来这里的。瓦吉姆在从医院给她写过的一封信里谈起恰嘎。是的，他信上谈到了恰嘎，倒不是因为相信它能有什么神奇的功效，而是给妈妈多找一件可救人的事来做。假如有一天她无路可走，也会为了儿子违背一个医生的全部学识和信条，去深山里找寻那位巫医，求得伊塞克库尔的草根。明天，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来为把草根熬的药酒给倒掉来向他表示道歉，说不该听从一个娘儿们的话。可是那一点点毕竟世太少了，还好他有那位老人的地址。如果老人已被关进监狱，他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储备中给瓦吉姆一部分。

大儿子的生命受到威胁，妈妈的日子就没法好好过。妈妈一定会想方设法，哪怕超过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有时会做出不必要做的事情。她甚至会跟他到考察队去，尽管在那边有嘉尔卡照顾他。瓦吉姆从关于自己疾病的片言只语中读到和听到，他那个肿瘤本身追根究底是由于妈妈过分爱护和关心；妈妈是个医生，显然知道他腿上从小就有的那块大色斑变性的危险。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摸摸队他这个斑点，有一次她坚持请一位高明的外科医生动了预防性手术。看来，这个手术恰恰是不该做的。

然而，不管是背后还是当面，他都不能责怪她，即使她如今面临死亡的威胁，的确是由于妈妈放过于谨慎。讲究实际不应该光看结果来判断是非；比较合情合理的办法还是要看动机。单单着眼于自己的壮志未酬而生妈妈的气，对妈妈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要不是妈妈这个人，要不是妈妈给了她——瓦吉姆——以生命，哪有什么雄心壮志可言呢？

人的牙齿就是用来咬，用来啃，用来嚼的。植物没有牙，而它们只是平和地、安详地死！

然而，瓦吉姆能够不怪妈妈，却无法原谅事态的发展！他不准备放弃一平方厘米的上皮！一想到这儿，他就咬牙切齿。

啊，这可诅咒的疾病为什么偏偏在最重要的时刻把他象割草一般拦腰斩断？来得真不是时候！

其实，瓦吉姆从小就隐约有一种预感，觉得他的时间将不够用。



要是女客或街坊来天南地北没完没了地扯个不停，耽误妈妈和他的时间，他总是特别懊恼。在中学和大学里逢到参观、劳动、游行、联欢，因为预料到大家肯定都姗姗来迟，而通常把时间比实际需要定早一两个钟头，他对此更加恼火。瓦吉姆向来讨厌半小时的新闻广播，因为二十五分钟内容都是水份，重要的和必要的内容只占用五分钟。到任何一家商店去，你有十分之一的概率会碰到那里正在关门结账、盘点或移交存货，而这是永远不可能预见的；任何一处村苏维埃，任何一处村部邮政所在任何一个工作日都有不办公的可能，这在二十五公里以外也是绝对不可能预见的，他经常被类似这样的事给气炸了。

或许，珍惜时间是父亲在他身上播的种。父亲也不喜欢无所事事。他总是记得，父亲曾把他夹在两膝之间颠簸，一边说：“瓦吉卡！你要懂得如何利用一分钟，不然的话，一小时、一天、一辈子都会被你白白浪费掉。”不，不！在时间上这份贪心自幼就在他身上扎根，与父亲的影响没有关系。只要孩子们的游戏开始变得失去意思，他便不愿跟他们一起呆在大门口，马上掉头走开，而从未在意他们的讥讽。他要是觉得一本书淡而无味，不会把它看完才扔开，而是另找内容扎实些的来读。如果一部影片开始几个镜头显得无聊，他便自认倒霉，花了冤钱，砰然离座而去，以挽回余下的时间和未被污染的头脑。他厌烦某些教员非得把全班训上十分钟不可，后来搞得没有时间讲课，有的地方过于烦恼，有的地方过于简化，打了下课铃才匆匆忙忙布置家庭作业。他们根本想象不出，一个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竟然安排得比他们的上课时间更有条理。

或许，他从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隐隐约约地察觉到潜伏在自己身上的危险。一生下来就处在这个色斑的威胁之下，他无辜的很。他童年时就这样爱惜光阴，把吝惜光阴的习惯传给两个弟弟，一年级就开始看大人的书，六年级便在家里搞了一个化学实验室。所有这些都能够证明他早就已经开始跟未来的肿瘤抢夺时间。但这场摸黑的赛跑中，敌人在暗处，他在明处，他看不见敌人，敌人却把他看得一清二楚，在他跑得最上劲儿时冷不丁咬了他一口！这简直不是疾病，是毒蛇！它的名字更象一条蛇——恶性黑色素瘤。

瓦吉姆没有注意到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是在阿尔泰山区野外考察的时候。最初是发现那个色斑硬化，接着觉得疼痛，溃破了觉得



好些，后来重又硬化，而且被衣服摩擦得几乎寸步难行。但是他没有写信告诉妈妈，也没有撂下工作，因为他正在收集第一批资料，他得带着这些资料上莫斯科去。

他们的考察队没有担负找矿的任务，而只是研究带放射性的水。但是，年龄不大，读过很多书且特别爱好，并非个个地质学家都熟悉的化学的瓦吉姆却预见到，或者说预感到一种新的探矿方法正在这个领域内酝酿产生。不过考察队长不以为然他的这个意向，考察队长只想完成计划。

瓦吉姆要求去莫斯科，队长不让他以这个目的去出差。于是瓦吉姆给他看肿瘤，随即取得了病假证明，然后来到这个医院，这才知道医生的诊断。这里说事情不容耽搁，要他立刻住院。而他拿了住院证明，却坐飞机来到莫斯科，希望见到正好在那里开会的切列戈罗策夫。瓦吉姆只读过他编的课本和其他著作，从未见过他，有人警告她，说切列戈罗策夫有个习惯：顶多听来人一句话，并且由这一句话判断出是否有跟这个人说话的必要。瓦吉姆在去莫斯科的途中一直在思索着该怎样说这句话，说句怎样的话。会议休息的当儿，他在小卖部的入口处被介绍给切列戈罗策夫。瓦吉姆象打机关枪似地说出了深思熟虑的话，切列戈罗策夫他挽住瓦吉姆的臂肘到一旁。这次紧张到白热化程度的五分钟谈话，必须说得飞快，不能漏听对方回答的每一个字，既要适度显示自己的学识，又不要连底儿全都抖露出来。还得保留关键的一张牌。切列戈罗策夫说出了一大堆反驳的意见，其中心内容是：带放射性的水不能作为基本标志，只是一种间接标志。根据它找矿的方法根本行不通。他说虽这么说，但似乎很欢迎别人能说服他。他等着瓦吉姆能改变他的信念，等了一分钟没等到下文，于是让他走了。瓦吉姆还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只有她一个人在阿尔泰山区的石砾中打滚，而整个莫斯科地质科学研究所都在这个问题上绕圈儿。

暂时也无法指望得到更好的结果。眼下需要的正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然而偏偏这时候必须住进医院……并告诉妈妈真情。他原本能够到新切尔卡斯克去，可他喜欢这个地方；况且，这里离他的山区也比较近。